

軍事祕密

勒·賽依寧 著
林 耘 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書號 831 文學 192

軍事秘密

著者 [蘇聯] 勒·賽依寧
譯者 林 耘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大東 春明 新光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1/2 字數 66,000

定價 (5) 二角九分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2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非常吸引人的中篇驚險小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某工程師設計了一種新式武器；這種武器製造成功後，可以在頃刻間把敵人的陣地變成一片火海。希特勒的特務機關知道這個消息後，立刻派了一老一少兩個女特務去跟踪這個工程師。有一次，工程師到前綫某地去實地考察他所設計的新式武器的效能。年老的那個女特務除立即打電報通知德國特務機關準備派人前來劫走那位工程師外，還特地派了那個年輕的女特務化裝成一個女歌唱家到前綫，探聽工程師在前綫的所在地。等她打聽到工程師所在的部隊及駐地後，立刻由德國特務機關派了一批特務潛入蘇聯，到蘇軍前綫，準備把工程師劫走。可是蘇軍保衛人員是非常機警的，負責保衛那位工程師的少校不但發現一個所謂“慰勞團”非常可疑，而蘇軍保衛部門及公安機關在這時也偵知了敵人的全部陰謀。於是，他們佈置了一個天羅地網，把那羣非常狡猾的敵人一網打盡。

Л. ШЕЙНИН
ВОЕННАЯ
ТАЙН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0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驚 險 小 說

- | | |
|------------|------------|
| 獵人的姑娘 | 白 樺著 |
| 榮軍鋤奸記 | 沈默君等著 |
| 渡江偵察記 | 沈默君著 |
| * 雙鈴馬蹄錶 | 陸石 文達著 |
| * 禿鷹崖擒匪記 | 李月潤等著 |
| * 伸向設計圖的魔手 | 洪洋 劉岱等著 |
| 紅色的保險箱 | 斯·阿列夫耶夫等著 |
| 冒名頂替 | 米哈依洛夫著 |
| 無形的戰鬥 | 維·伊萬尼柯娃等著 |
| 今天就要爆炸 | 尼古拉·托曼著 |
| 暗中發生的事情 | 尼古拉·托曼著 |
| 大鐵箱 | 阿·沃依諾夫著 |
| 在寧靜的海岸邊 | 符·馬納斯德略夫等著 |
| 被迫着陸 | 尼古拉·托曼著 |
| 在前綫附近的車站 | 尼古拉·托曼著 |
| * 追蹤 | 瓦·伊凡諾夫著 |
| 軍事祕密 | 勒·賽依寧著 |
| * 將計就計 | 勒·賽依寧著 |
| * 民警少校 | 勒·維林等著 |
| * 危險的航綫 | 華·阿爾達馬茨基著 |

(註)書名前有“*”者,即將陸續出版。

目 次

一	旅途相逢.....	1
二	試驗大砲.....	7
三	在保加利亞.....	13
四	一封電報.....	19
五	在前綫上.....	24
六	斯摩稜斯克附近的“聯合企業”.....	25
七	抒情歌曲的女演唱家.....	33
八	“俄羅斯通”.....	41
九	森林中的夜晚.....	52
一〇	“慰勞團”的到來.....	55
一一	索高里尼基的一所小屋.....	67
一二	離開砲兵部隊.....	78
一三	對質.....	82
一四	失蹤了的汽車.....	86
一五	愚蠢的工作.....	93
一六	誰戰勝誰？.....	97
一七	彼特羅聶斯哥的覆滅.....	101
一八	決鬥的結局.....	102
一九	清水池旁的重逢.....	105

一 旅途相逢

列昂捷耶夫醒來了，因為他覺得有什麼人的眼光在冷冷地盯着他。可是在國際列車的這間包廂裏，除了他之外，沒有任何人。房門還是像先前那樣鎖着，門上的保險鍊子也在叫人安心地嘩朗嘩朗響。火車在飛駛，車輪子輕輕地撞擊着鐵軌的接頭處。漆黑的窗外，夜在急急忙忙地向不知什麼地方飛奔；風在呼號，避讓站和信號站的暗淡的燈光偶而在窗外飛過；那些在黑暗中朦朦朧朧閃過的電綫桿子，彷彿一邊飛，一邊在向乘客們鞠躬問好。

一盞藍色的寢燈微弱地照耀着包廂。就憑這一點燈光，列昂捷耶夫也足以使自己相信：他是一個人在這間包廂裏。

要睡也睡不着了。使得這位工程師那樣突然、那樣不由分說地驚醒過來的警惕心情，並沒有立即消失。他按照近來養成的習慣，首先摸了摸床頭，檢查一下皮包在不在原來的地方，那皮包裏放着他所設計的一種新式大砲的幾張圖樣和計算書。皮包在原來的地方。門也鎖着。並沒有發生什麼不平常的事情。然而列昂捷耶夫仍舊清清楚楚地覺得，他是接觸到了別人對他注意的目光。

這種警惕不安的心情在列昂捷耶夫倒也並不新奇。好些日子以來，他就有了這種無法解釋的、驚惶不安的感覺：他總覺得，他是處在什麼人頑強、固執的偵視之下。幾天以前，工

廠裏接到了從莫斯科來的通知，說就要在那裏試驗他所設計的新式大砲。列昂捷耶夫爲了設計這種大砲，足足花了兩年功夫，那工作還是在戰前就開始了的。也許正是因爲這種新式大砲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所以這位設計師近來才感到經常的、極度的不安。列昂捷耶夫在交朋友方面小心起來了，談吐也很謹慎；他過着一種隱士式的生活。工廠裏，他周圍的人都是經過了詳細審查的，他認識他們也多年了。看來，在工作崗位上也好，在家庭裏也好，都沒有什麼足以引起他不安的理由。不過他總還是放心不下。

兩天前的傍晚，列昂捷耶夫動身到莫斯科去，他是被緊急召去參加他所設計的這種大砲的頭一次試驗的。他隨身只帶了幾張最必要的圖樣和計算書。對於不知道底細和沒有其餘的那些材料的人，單憑這幾張紙兒，是得不到什麼東西的。可是來給列昂捷耶夫送行的廠長，在告別的當兒，還是悄悄地告訴他，不要忘記扣好包廂門上的保險鍊子，而保衛科科長也一定要列昂捷耶夫隨身攜帶着手槍。

第一夜平平安安地過去了。被突然出差所引起的忙亂弄得筋疲力盡的列昂捷耶夫，睡得像年輕時候那樣甜蜜和不容易驚醒。多虧工廠管理處給他定下了這一間包廂，他才用不着令人厭倦地看着那些陌路相逢的旅伴，時時刻刻對他們加以提防。

早晨，列昂捷耶夫醒來，望了望窗外。火車停在一個不知什麼站上。設計師很快地穿上了衣服，走到月台上。皮包隨身帶着。已經走出了車廂，他想要抽煙，記起煙盒留在包廂裏

了。他回到車廂裏，打開從門廊通向過道的門，忽然，他看見一個人影從他那間包廂裏溜出來，溜到車廂的另一頭去了。設計師跑到自己的包廂跟前。顯然，就在這之前的一刹那，有人匆匆忙忙地開過這扇包廂的門，所以這扇門還在門簧上擺動。不過包廂裏一切都如原樣，被忘却的煙盒也在長毛絨的沙發靠墊上安然地發出亮光。手提箱也擺在原來的地方。列昂捷耶夫走到車窗跟前，除了安安靜靜地在散步的乘客們之外，什麼形跡可疑的人他也沒有看到。於是他就向人影消失的那個方向跑去：通往那一頭門廊的門却是鎖着的。列昂捷耶夫把列車員叫了來，告訴他有一個陌生人，樣子沒看清楚，剛才從他的包廂裏跑了出去。

列車員注意地聽完了列昂捷耶夫的話之後，就像是對一個喝醉了酒的人一樣對列昂捷耶夫瞅着。

“我看，這是您的錯覺，不會是別的，乘客同志。”他確實相信了列昂捷耶夫是絕對清醒的以後，終於說道。“恐怕您是剛剛睡醒吧……不過，通那一頭門廊的門一直關着，過道裏也沒有一個人。至於東西呢，您儘管放心好了，我們這兒是丟不了的。夜裏我們都有人值班。我們這兒對這方面是很嚴格的。把被窩收拾起來呢，還是再睡一會兒？”

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列昂捷耶夫就時時刻刻警惕着了。這一天過得十分厭倦、無聊，像總也過不完似的。傍晚，他走到過道裏，看見從隔壁包廂裏走出來了兩位太太，她們也是和他同時在齊略賓斯克上車的。其中有一個已經是老太婆了，從她的面部輪廓上還可以約略看出她從前曾是美麗的面貌，

另外的那個呢，是一見就討人歡喜的少婦。兩位太太看來是路上才相識的：列昂捷耶夫聽見了她們互相談起自己的話。

老太婆是從列寧格勒來的。她很耽心留在那裏的丈夫，她已經好久沒有得到過他的半點信息了。另外那位女乘客就安慰着她。

“真的，您不必那樣着急，”她很溫柔地對那位年邁的列寧格勒女人說：“您知道，現在的郵政是怎麼回事。再說，爲什麼一定要往壞處想呢？他真要是出了什麼事情，難道他們不會通知您嗎？他工作的那個地方到頭來總會讓您知道的。請您保重自己吧，不要老是那麼哭個不停，特別是並沒有什麼值得哭的根據……”

“親愛的，我感覺到，我從心裏面感覺到，”那個列寧格勒的女人含着眼淚說：“我的預感從來也沒有欺騙過我。唉，我怕是再也看不見我的佐博夫了……我那樣一遍又一遍地勸他走！你已經不是年輕人啦，身體也不那麼好……他怎麼也不肯走。他說：‘親愛的，我在工藝學院呆了四十年啦，我不能離開這個親愛的城市，我哪兒也不去。’”

列昂捷耶夫聽到了跟工藝學院有關的佐博夫的名字，就聳耳細聽她們的談話。他是這個學院畢業的，他也很熟悉這位材料強弱學系的老教授佐博夫。

列昂捷耶夫走到過道裏，對那兩位正在談話的太太說道：“對不起，不過我是無心地聽到了你們的談話。你們不是在談佐博夫嗎？我很知道他。”

老太婆驚訝地看了看列昂捷耶夫，然後很有禮貌地回答

說：

“佐博夫是我的丈夫。可是您是從哪兒知道他的呢？”

“我怎麼不知道！”列昂捷耶夫快樂地回答道：“我是工藝學院畢業的呀！佐博夫是我的先生，也敢說，是我的一個老朋友。我有一個時期做過他的研究生。我姓列昂捷耶夫。”

“列昂捷耶夫？！”那女人激動地叫了一聲。“你就是列昂捷耶夫嗎？我的親愛的，我也常常聽到佐博夫說起您，所以我也很知道您。您曾經是他所喜歡的一個學生！他常常惦記着您……”

這樣就開始了一場活潑的談話。列昂捷耶夫和老太婆開始回憶起早就過去了的那些年代，提到了許多雙方都認識的熟人，然後又說到了列寧格勒。

列昂捷耶夫早就離開了列寧格勒，並且已有好些年沒有聽到過佐博夫教授的消息了。佐博娃老太太告訴他說，她還是在三個月以前收到教授的來信的，以後就一直沒有關於他的任何音信。列昂捷耶夫盡力安慰她，可是她總是說，她預感到凶多吉少。

佐博娃把工程師介紹給她的女伴奧謝寧娜，她原來是莫斯科的一位醫生的妻子。當兩個列寧格勒人在回憶着過去的時候，奧謝寧娜機靈地走到一旁去了，然後他們三人都一同走進了太太們的那間包廂，轉眼之間就擺上了簡便的晚飯。列昂捷耶夫也拿來了一瓶葡萄酒，總之，一切都很愉快。佐博娃甚至於一下子不知怎麼地變得年輕起來了；她顯得是一個很活潑，很聰明的談話對手，而且很得到列昂捷耶夫的歡喜。奧

謝寧娜也讓人覺得很可親——她是一個羞怯的、嫻靜的、不多說話的女人。

當列昂捷耶夫給太太們道了晚安，回到自己那間包廂裏去的時候，已經是深夜十二點鐘以後了。可是，事兒真也奇怪，他才剩下一個人，那股模糊的、沉重的不安感覺重又控制了他。他鎖上了房門，脫下了衣服，點着了一根香煙，他試着翻翻覆覆去回憶從前他當大學生的那些年代，可是惶恐的心情老是折磨着他。

“我這是怎麼回事？”列昂捷耶夫自己問自己道。“這是神經過敏，還是太累了？還是真的有什麼災難，有什麼巨大的不幸在等待着我嗎？”

到底，他並沒有回答自己的問題，就睡着了。在睡夢裏，他像一個不知道醒來時會有什麼事情在等待着他的人那樣地驚惶不安。

果然，在後半夜，他就因感到不知是誰的眼光在緊緊地盯着他而驚醒了。列昂捷耶夫坐起來，開始尋思別人從哪兒可以觀察他。他打開了通過道的門，可是那兒一個人也沒有。化粧室裏的一陣輕微的悉索聲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悄悄地走到化粧室門邊，用力拉開了那扇門。奧謝寧娜靠着洗臉槽，站在門背後。

“看上帝的面上，請您原諒我，”她說，“我想看看您睡了沒有，想必定是我的眼光把您驚醒了。您有沒有頭痛散？佐博娃太太的頭痛得好厲害。看來是因為遇見了您的緣故，讓她過於激動了。”

“抱歉得很，我沒有頭痛散。”列昂捷耶夫回答道，他頓時放心了。“或者，去問問列車員吧？”

“請您不用費心了，親愛的，”從包廂裏傳來了佐博娃太太的微弱的聲音，“我已經覺得好些了。您還是躺下去睡吧。奧謝寧娜，您也來睡吧。”

* * *

莫斯科以一種通常的擁擠、汽車喇叭的鳴叫和一副彷彿新的、嚴峻的面貌，迎接着列昂捷耶夫。街上有許多軍人，大家都在匆匆忙忙地向不知什麼地方走去，幾乎所有的人都聚精會神地，甚至臉上帶着點兒愁眉不展的樣子。

有一輛人民委員部派來的汽車在火車站等着列昂捷耶夫。工程師向他的兩位旅伴建議要送她們去。奧謝寧娜謝絕說：她有親屬來接。佐博娃太太則請求送她到莫斯科旅社，她想住在那裏。給列昂捷耶夫預定的房間正好也在那裏。

設計師跟佐博娃太太在旅館裏告別了；他們約定了以後通電話。列昂捷耶夫洗去了一路上的風塵，就走到街上，乘了車子到人民委員部去，那裏人家已經在等着他了。

二 試驗大砲

新式大砲的試驗於上午十時正在莫斯科城郊的一個射擊場上開始舉行。人民委員部的代表們、幾位砲兵將軍、大砲工廠中製造這一門試驗樣品的工程師們和工人們都準時到齊了。

列昂捷耶夫來得比誰都早。他指導了大砲的計算方法，並親自檢查了輔助儀器的工作效能。試驗的前一天，列昂捷耶夫整天地呆在工廠裏，吹毛求疵地察看着這門大砲，跟那些把砲架上的一個什麼黃銅零件換成了不銹鋼的零件的工程師們吵了架，——其實這是用不着吵的。對於大砲和它的射擊性能來說，它並沒有任何決定性的意義，不過列昂捷耶夫希望他的這第一門砲，除了別的方面不說，在外觀上也要很漂亮。

最後，這等了很久的、叫人快樂又激動的一刻終於到來了。大家都圍到大砲跟前，都不說話了。列昂捷耶夫從大砲上取下了砲衣。巨大的灰色的砲筒，嚴峻地瞅着遠方的天際。人堆裏有一個人向砲筒裏瞅了瞅，想看看來復綫，看過了之後只搖了一下頭：砲筒裏什麼來復綫也沒有。

“這完全是根據別的原理設計的，將軍同志。”列昂捷耶夫看出了將軍的懷疑，微笑着說。“允許開始試砲嗎？”

“好，開始吧。”人民委員部的代表說。

除了列昂捷耶夫以外，所有的人都離開了大砲。設計師按了一下操縱鈕，裝在傳送帶上的砲彈，就帶着輕微的索索聲一個個送進了大砲的張開着的彈倉，那傳送帶跟工廠裏的傳送裝置非常相像。

隔了一秒鐘，一團團奇異的火球，帶着驚心動魄的聲音飛向天空，咆哮着發出火光，沒有着地就爆炸了開來。在爆炸的紫紅色的閃光中，升起了一條條數不清的火舌，並且拚命在增加着，要充滿那天際。

大砲顫動着，彷彿是活的一般，一陣又一陣地射出砲彈，

砲身向後反衝着，但立即回復原狀。

幾分鐘之後，設置在離大砲三公里以外的目的物全都擊中了，並且全部被摧毀了。

列昂捷耶夫臉色蒼白地站着，兩眼不離開他這“初生子”。他曾經非常喜愛這門大砲，這是他天才設計的果實，而在他的天才中，是和諧地結合了蘇聯物理、化學和射擊學的一切成果的。

在一切都寧靜下來以後，大砲試驗委員會的委員們都走到設計師的跟前。大家都很激動而且震驚，誰都不願意開始照老一套那樣向他祝賀。一種不自然的沉默統治了大約有一分鐘之久，可是，列昂捷耶夫自己並沒有覺察到這一點。他完全埋頭在自己的計算中。像一切有卓越天才的人一樣，他永遠也不滿足於現在已經達到了的成績，當證實了大砲工作得很好，能連續放射而不出毛病的時候，他已經在考慮着怎樣把它的射擊速度提高到兩倍、三倍，甚至於好幾倍。

最後，終於有一個將軍走到列昂捷耶夫的面前，默默地擁抱了他，並吻了他一下。

“謝謝您，”他輕輕地幾乎是耳語地說，“我在砲兵裏服務了二十五年，到現在為止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大砲，也沒有聽說過像這樣的大砲，並且我承認，我甚至沒有幻想過會有這樣的大砲。”

接着，他向其餘在旁的人，添加着說：

“我想，試驗工作可以認為已經結束了。現在主要的是正式地來生產這一種大砲。”

在回到城裏去的路上，跟設計師同坐在一輛汽車裏的一個人民委員部的工程師，突然問他道：

“列昂捷耶夫同志，您不認識我了嗎？我也是工藝學院畢業的呀。不錯，您比我高兩班，不過我還很清楚地記得您。您後來在佐博夫教授跟前當過研究生。老頭兒在世的時候是個挺好的人。”

“他怎麼啦？”列昂捷耶夫心中一驚說。

“他還是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就去世了。”那工程師回答道，“他的太太佐博娃先去世，以後老頭兒自己也沒有活多久，老婆死了之後他是很痛苦的……”

“等一等，”列昂捷耶夫給弄糊塗了，打斷了他的話道，“佐博夫教授的太太不是還活着嗎，教授自己三個月以前也還寫過信給她……”

“您說什麼呀！”工程師反駁他道，“佐博夫夫妻兩口兒已經死了的事情是一個同志告訴我的，他做過他們的鄰居。”

列昂捷耶夫好容易忍住了，沒把他路上碰見的事情說出來。後來，他想到這一切是非常可疑而且古怪的，於是決定要把這件不尋常的遭遇通知公安機關。

回到了旅館之後，他第一樁事就是跑去問值班的管理員，佐博娃太太住在哪一號房間。管理員查了查登記簿，回答說：

“佐博娃，教授夫人，來自列寧格勒，住在五百六十號房間。”

“這是怎麼回事兒？”列昂捷耶夫一邊向自己的房間走去，

一邊尋思道：“他們兩個人裏面誰在胡扯？是佐博娃呢，還是那個人民委員部的工程師？當然，工程師說的話是從別人那裏聽來的。假如是真的話，那末這個老太婆又是什麼人呢？她爲什麼要假冒一個死人的姓名？她從哪兒搞到了佐博娃的護照？住旅館是一定要按照護照登記的呀。”

列昂捷耶夫的第一個念頭，是到內務人民委員部去報告這一切。可是隨後他決定了，現在就去報告未免早了點兒，他還沒有什麼值得報告給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重要根據，而且，那個女人的整個外貌也給了他一種完全可以信任的感覺。

“本來嘛，”他想，“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我也沒有出事兒，也許，這不過是一個誤會，結果，可能是工程師胡謔出來的，再說，這個人我真是一點兒也不記得他了……值得那樣做嗎——不翻翻曆本就go敲鐘讓大家過節？人家還當我是害了神經病呢。不，我不去。”

他就這樣沒有到內務人民委員部去。

在試驗過大砲和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興奮、激動之後，列昂捷耶夫疲倦了，就躺下在床上休息。他剛剛闔上眼睛，就被一陣電話鈴聲驚醒了。列昂捷耶夫拿起電話筒，就聽見了佐博娃的聲音。

“親愛的小鴿子，您到哪兒去了呀？”她用一種非常適合於她的善良與真摯的聲音問道：“大概您是找到了一位年紀更輕的女太太了吧？”

列昂捷耶夫解釋說，他忙着公務。現在輪到他來問，有沒有關於佐博夫教授的消息。